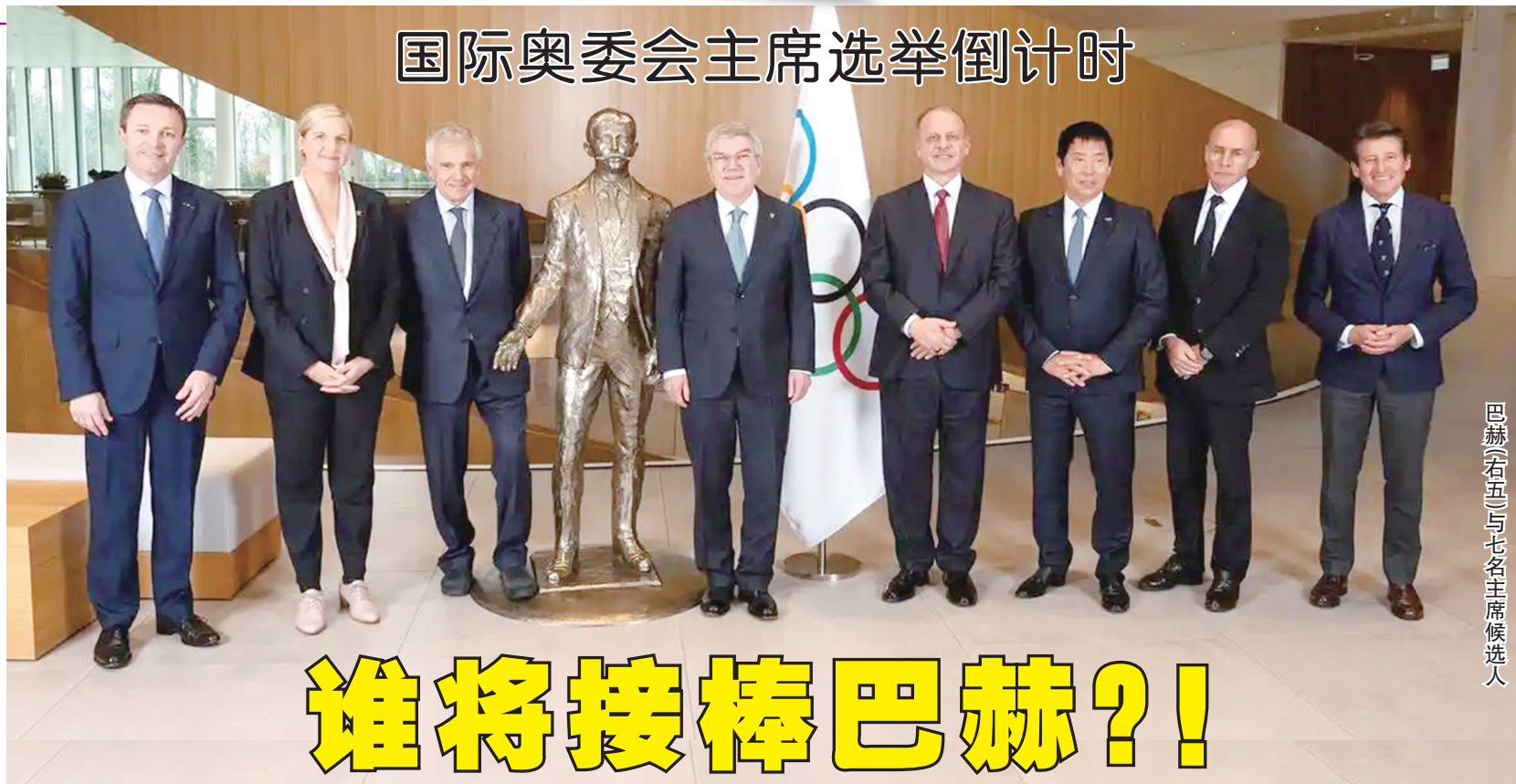


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倒计时



巴赫(右五)与七名主席候选人

谁将接棒巴赫?!

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圣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举办第一届古代奥运会,以竞技之名缔造和平;1896年,现代奥运会于此诞生。如今,

这片土地将再次见证历史。当地时间3月18日,国际奥委会(IOC)第144次全会开幕,本次全会将选举产生第十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全球范围内,熟知托马斯·巴赫的人或许并不多,能脱口而出此次竞选接替其国际奥委会主席之位的七名候选人名单者更是寥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体育政治化倾向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奥委会主席是团结奥林匹克运动各方的重要力量,堪称全球体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同时也是挑战最大的岗位之一。曾长期担任国际奥委会营销总监的迈克尔·佩恩说:“选错国际奥委会主席可比选错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后果严重得多。”

在国际奥委会近131年的历史

重要岗位 影响世界体育走向

上,一共产生过九位主席,其中八人来自欧洲,另外一位来自美国。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主席候选人必须是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本次参与竞选的共有七人,其中欧洲四人,分别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小萨马兰奇(65岁,西班牙)、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68岁,英国)、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尔蒂安(51岁,法国)和国际雪联主席约翰·埃利亚施

(63岁,瑞典和英国双重国籍);亚洲两人,分别是国际奥委会执委费萨尔·侯赛因(61岁,约旦)和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渡边守成(66岁,日本);非洲一人,国际奥委会执委、运动员委员会前主席柯丝蒂·考文垂(41岁,津巴布韦)。

去年12月,这七位候选人公布了各自的竞选纲领。今年1月,他们在洛桑一一向全体委员作闭门陈述,

这是投票前唯一一次当众阐释其个人竞选主张的机会。本次全会期间他们将不再进行其他形式的陈述。今年2月的哈尔滨亚冬会,这七人悉数到场,抓住竞选为数不多的公开场合加紧公关活动。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主席人选由100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决定。这些掌握投票权的委员中,既有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掌门人、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负责人、明星运动员等,也不乏王室成员、商界巨头与社会名流。三天后,他们的选择将深刻影响世界体育的未来。

依照本次主席选举规程,巴赫本人在常规轮次中不参与投票。与七位候选人来自同一国家的委员,在该候选人被淘汰前也不能参与投票。

投票采取逐轮淘汰制:即每一轮如有人获半数以上票便胜出,否则得票最少者被淘汰;若出现得票最少者平票,则对平票候选人启动特别投

选举规则 逐轮淘汰决定胜负

票,决出一名被淘汰者。若最后一轮投票中仅剩的两名候选人得票数相同,则将加投一轮,获得多数票即胜出。若加投轮仍出现票数相等,巴赫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协商后,将行

使其决定性投票权。

投票全程闭门进行,也不会对外直播。选举现场,每轮仅公布被淘汰者姓名,具体票数暂不公开。待新任主席选举产生后,会议将转为公开并直播,

巴赫将当场宣布结果并邀请当选者致辞,同时公布全部轮次投票数据。

国际奥委会主席原则上任期八年,任期满后可竞选连任,如成功,连任的任期为四年。但如果新当选的主席在任期结束前因任何原因,特别是因年龄限制而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其主席任期则随其委员资格结束自动终止。

挑战重重 理想与现实的博弈

答案,或许隐藏在七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

侯赛因以亚洲文化基因叠加西方教育背景为支点,希望构建跨文明对话纽带;

拉帕尔蒂安虽2022年才跻身国际奥委会委员行列,却以电竞入奥及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2030年冬奥会展现锐意;

埃利亚施力推“冬奥固定轮办

制+非洲/中东/印度奥运拓荒计划”,试图重构奥林匹克赛事版图;

小萨马兰奇则主张在恪守奥运价值底色的前提下,让奥运商业模式更灵活,让举办城市遴选更透明;

考文垂如当选,将成为首位女性主席和首位来自非洲的主席,她明确拒绝“身份标签”加持,誓言成为“最出色的候选人”;

塞巴斯蒂安·科提出的“奥运奖

金”政策引发争议,近期他强调给奥运选手奖金并非“一刀切”,要分类施策确保运动员福祉;

渡边守成大胆抛出“五大洲联办奥运”构想,破解地域壁垒……

本次全会开幕式在希腊古奥林匹亚举行,之后的全会则将在在希腊西南部的纳瓦里诺海岸度假村内举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地、现代的度假村会场,构成时空交错的隐喻。正如巴赫所言,“团结和互助”是他任下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追求,希腊的每一块石板,似乎仍在低语着这一古老的箴言。(烨卓)

巴赫和新任主席将在6月23日——奥林匹克日进行交接。当主席权力交接完成,挑战亦扑面而来:如何防止地缘政治冲突侵蚀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如何构建商业开发与体育纯粹性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控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内核的改造……当爱琴海风拂过古奥林匹亚遗址,石柱廊间似乎回荡着历史之问:传承近三千年的奥林匹克理想,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以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重构文明形态的时代,能否继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仰?